



中东乱局的不断扩大,让我想起了多年前周总理反复说过的话,对中东和非洲的局势变化,要认真研究那里的教派、部族、宗教和体制等问题和它们之间的种种矛盾关系。

中东的乱局完全符合了周总理当年的看法。这些年来,中东的军事冲突不断扩大,政局动荡不安。中东地区主要是伊斯兰教,有逊尼和什叶两大派,历史上一直矛盾很多,还有不少的小派别。除了伊斯兰教之外,还有天主教、基督教等和不少的部族,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中东地区本质上主要是教派和宗教的问题。可是,美国自恃军力强大,它的军事外交政策打破了中东地区教派的相对平衡和稳定,所以局势越打越乱,恐怖分子也越打越多,局面不易收拾,美国也脱不了身。

还是在1958年中,我随我国的贸易代表团到叙利亚和黎巴嫩采访。当时,我国同中东国家还没有建交。来往也不多。团长是外贸部副部长江明同志,他几次对我说,周总理在他临走时接见了,说中东地区主要是伊斯兰教,你们到后要注意研究教派问题和它们之间的利害关系,也要研究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怎样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统治和控制这些国家。我们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以后,看到的情况真是这样。叙利亚大多数居民是阿拉伯人,信奉伊斯兰教,但是教派很多,政局变动很快。我们去时,加齐内阁成立不久,加齐总理还同我们签订了贸易协定,参加了我们的国庆招待会,我们临走时他却下了台。叙利亚境内天主教也不少,还有不少的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等。情况很是复杂,为叙利亚现在的乱局种下了祸根。我们到黎巴嫩首

怎样了解中东乱局的扩大

王殊

都贝鲁特时,当地政府因为内部纠纷垮了台,等了五六天才成立了新政府。贝鲁特虽然受西方的影响很大,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但居民中信奉伊斯兰教和天主教各占一半,还有各种小教派,种族也不少,所以法律作了规定,总理是伊斯兰教的教徒,总统是天主教马龙派的教徒,议长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教徒,其他部长和官员以至于驻外大使都按照教派安排。江明同志多次不无感慨地对我说,这里教派很多,宗教也很复杂。不认真研究,不可能了解那里的局势变化。

在1958年底,新华社总社派我去黑非洲采访并在那里开辟分社。当时,我国同黑非洲还没有邦交,来往也很少。临走时,周总理要吴冷西社长告知我,到非洲后要认真研究部族、教派、宗教酋长和体制问题,否则无法了解当地的局势,更不能推测局势的走向。后来,我每到一个国家,都把这些话作为研究当地局势的指针。在1960年中刚果(金)独立典礼,卢蒙巴当选为总理,他宣布实行和平中立不结盟的政策。但是工作很困难,因为总统卡萨武布是当地一个大部族的头子,而卢蒙巴则是刚果(金)西部一个小部族的成员。两个多月后亲西方的总统就把他开革了。他后来从首都逃出来经过加丹加省时给另一个大部族的头子冲伯绑架杀害了。后来,我到尼日利亚的北部和西北部采访,那里的居民很多信奉伊斯兰教,同南部宗教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也有可能发生教派的冲突。现在,中东北非的乱局已扩大到非洲的尼日利亚、乍得、马里等一些国家,也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周总理虽然离开我们已有多年,但是他提出的要认真研究教派、部族和宗教的话,对我们研究中东北非乱局的扩大和收拾不易,仍是非常重要的。

保证书

——乡野行迹 彭瑞高

华生在镇上菜谷,直到深夜才回村。他正扒着冷饭的时候,我就进了他家。他指着桌上的信纸,问:“你是为燕萍的信来的吗?”

我几乎叫起来:“信内真在你这里啊。你怎么敢私拆军信!现在人家要告你破坏军婚,看你怎么办!”

华生说:“她冤枉我了,我一个团员,而且马上就要当兵去,怎么会做那些事呢?”我问:“信不是你拆的?”他狠白了我一眼,把饭碗砸在了灶台上。

后来才知道,原来我出去打草

照片推到我面前。我一看,都是燕萍的照片。这女子真上照,笑容很大方。这都是些六英寸彩照,角上还有镇照相馆的花体字。我想,为了讨小蒋喜欢,这女子多舍得花钱!可小蒋为了表明自己态度,竟把那些照片都打包退回来,这家伙,心真硬!

华生问:“事情到了这一步,你看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华生说:“燕萍要是看到这信,不是要气得吐血!”我说:“可这是小蒋写给她的信,她迟早都会看到。”华生说:“我想请你做件事,你看行不行。”我问:“什么事?”他说:“这信和照片,由你去交还给燕萍,跟她解释清楚是怎么回事;另外再为我带句话:我想跟她好好谈一次。”

怕燕萍不信,我就把那几个顽皮孩子带到燕萍家,逼着他们向燕萍承认了拆信的错误。然后,才把信和照片交给她。

燕萍急忙抓起小蒋来信,没看几行字,脸色就变了;不等看完,眼泪就落了下来。那些顽皮孩子见燕萍哭了,吓得四散而逃。

我跟燕萍说,华生想跟你谈谈,你愿不愿意。她想了好久,才说:我现在心思很乱,让我再想想。

华生后来对我说,他俩是三天后才见的。燕萍第一句话就说:“我们今天不谈那个人!”华生说:

大雨

黄惠子

还记得儿时,在老家,一场大雨中活蹦乱跳。很多年以后,在一个下了一整天大雨的六月傍晚,我坐在窗边,想念自己曾写下的如雨水一样青翠透亮的句子。

现在,此刻,路上人们行色匆匆,车与车互不相让,大家做什么的速度似乎都很暴躁,身上东西也太多,手机,平板,名贵着装,它们在大雨面前不堪一击,于是大雨变成了一场阻碍,叫人狼狈。可曾想,在我们什么也没有的年纪,雨尽管下,不怕淋湿,简单的衣服和鞋,痛快地投入雨中,从不用小心翼翼来保护那些所谓的贵重物品。

原来,雨并没有越下越大,而是我们把自己围得越来越小。

华生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其实,他早就将保证书写好了。保证书除了签名日期外,只有14个字——

“我向毛主席保证,坚决不做白眼狼。”

保证书在队长那里存了好几年。后来华生跟燕萍结婚,队长还把它拿出来在酒席宴上说笑。

木马“旋转之谜”

叶永平

由此引入旋转木马的游乐项目,这样,既秉承了迪士尼文化的精髓,将灰姑娘的故事移植复制,又可将毫无故事的旋转木马赋予全新的诠释,这种思维和创新,是迪士尼公司成功的秘诀之一,也是迪士尼乐园为何广为传唱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动画借助于迪士尼乐园的游乐项目,得以进一步的实际体验和感觉,而迪士尼乐园借助于动画的宣传和推广,使之文化脉络更为源远流长,故事更加深入人心,两者相得益彰,优势互补。

至于浦东迪士尼乐园里的“旋转木马”是否继续沿用“灰姑娘旋转木马”的名称?我们暂且不得而知。也许,迪士尼公司的“梦幻大师”又会依据迪士尼动画里的某个故事,移植或创造出一个新的“某某旋转木马”,但其基本形式和内容,还是那个旋转木马。

在香港迪士尼乐园,“灰姑娘旋转木马”是一座漂亮又绚丽的有着华盖的亭子,一二十座木马涂着五彩缤纷的色彩,其旋转的原理同“小飞象”类似,也是机械传动,以链接杆将木马悬吊相连,靠中心的机械运动来带动木马旋转起来,或高或低,骑在马上背上顿生奔跑跳跃的感觉,尤其是那悦耳的音乐,随着旋转,发出迷人的欢快旋律节奏,让游客如痴如醉的心跳起来。到了夜晚,华盖下的彩灯,五光十色,分外炫目,令人眼花缭乱。难怪那

些小女孩,格外喜爱来享受旋转木马的“刺激”,仿佛在此旋转中,能梦见那心中的“白马王子”!

在美国加州迪士尼幻想世界里,其中的旋转木马名叫“亚瑟王旋转木马”,虽然是一匹匹白色的“马”,但每匹马的神态和造型不同,由此,形成“万马奔腾”的场面。

据此推测,浦东迪士尼乐园未来的旋转木马,又会有何新的创意?或许会加入中国文化元素?命名为《西游记》里唐僧西天取经骑的那匹“白龙马”?或许取名“千里马”?诸如此类的文化符号,说不定会被迪士尼公司的“梦幻大师”所采纳。



「德先生」会治病

太平村遐想 邓伟志

我不是杞人,却患有严重的“忧天”症,成天为安全提心吊胆。人家说“民以食为天”。我说:民以“安”为地,民以“安”为“天外天”。近日,随几位老友到上海市嘉定区太平村参观学习,回来后忽然发现病情大有好转。

为什么?因为太平村虽然不是因其今日之太平而得名,但是走进这个村立即能感受到清平、升平、太平。他们对付台风、暴雨、地震的设备一应俱全,那就是说,天塌地陷都不怕。更可贵的是,20年来村里没发生过一件刑事案件,没有一人到镇以上的任何机构上访,人与人、邻居与邻居之间鲜有口角。村民既无内顾之忧,也无后顾之忧。有朋友称赞他们是“桃花源”,是有根据的,可我不完全同意。因为他们位于闹市之中,边上不仅有高铁,还有高速公路,绝对不是“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区别更大的地方是,桃花源是同宗同祖,血缘很近,而太平村常住户籍人口1314人,而外地来户人员有4000余人。不仅如此,外来人口分别来自于回、壮、布依、满、傣、土、苗、哈尼、畲等12个民族。他们血缘远,地缘、业缘都很远。

城市犯罪率高于农村,而往往城乡结合部又是犯罪高发区。那么,太平村为什么会是例外呢?为什么不同民族之间不仅没有冲突,反而是十分融洽呢?这在国家给太平村的荣誉中能够找到答案:他们是“全国民主管理第一村”。是民主带给了他们太平。民主不仅能够从宏观上打破黄炎培跟毛泽东所述的“兴勃亡忽率”,还能从微观、中观上打破“差异就是矛盾”的规律。不过,如此归功于民主,也并不稀奇。从远处说,我们从1919年的“五四”就请了“德先生(即民主)”;从近处说,我们老祖宗早在“上古的史书”(《尚书》)里就记载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太平村就是因为能够悉心听民声,汇民意,集民智,从而实现“本固‘村’宁”。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民主是个过程,民主有阶段之分。太平村的民主是进入先进阶段的。他们透明,透亮,村里的事都让村民知道,还村民以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权在村民自己手里,村民还会控告别人滥用权吗?

这样的村民自治能治社会病,也治好了我的“忧郁症”。谢谢“德先生”!



无智亦无得(心经) 潘华敏 篆刻

鱼儿知道

(美国)詹姆斯·伦佛斯蒂 张维(编译)

最后我终于小心翼翼地将筋疲力尽的鱼儿拉出了水面,哇,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一条鲈鱼!

月光下,这条鲈鱼看上去十分漂亮,它浑身闪闪发光,鱼鳃一张一翕,它不时地抖动着身躯,拼命地挣扎。父亲掏出怀表,看了看,已经十点了,离鲈鱼开禁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他看了看这条鲈鱼,又看看我,然后

对我说道:“孩子,你得把它放回去。”

“不,爸爸!”我忍不住叫出声来。

“开禁期还没到,我们现在还可以钓其他的鱼。”父亲说道。

“但没这么大。”我倔强地和爸爸争辩。

我环视了一下四周,湖面很安静,附近没有任何船只和渔民。我转过身来对爸爸说:“新的一天即将到来,离开禁期只剩下两个小时,这个时候附近没有任何船只,谁都不知道我们钓到了鲈鱼。”

“鱼儿知道!”爸爸一字一顿地说。

从爸爸不可动摇的语气中,我知道他做出的这个决定不可更改,没有丝毫商量

的余地。我没有再说什么,慢慢地将鱼钩从鲈鱼的嘴唇上取下,然后蹲下身子将鱼放回水中。

这条大鲈鱼摆动着强健的身躯,“刷”地一下消失在水中,不一会儿泛起的水波就不见了,湖面上又恢复了平静。当时我很伤感,我想,也许以后我再也不会见到这么大的鲈鱼了。

这是34年前发生的事。如今,我已经是纽约市一名小有名气的建筑师。我们家的小木屋依然在那个湖心小岛上,我也经常带着我的儿子和女儿去那个小岛,在同样的码头上钓鱼,我给他们讲我小时候钓鱼的往事,讲述他们的爷爷,讲述那条鲈鱼的故事。

我的预感没错,自从那次垂钓以后,我真的再也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鲈鱼,但这条鲈鱼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因为在我随后的学业及职业生涯中,在任何场所,任何地方,不管有没有人知道或者注意到,每当我面临诚实、道德这样的是非标准而犹豫不决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那条硕大的鲈鱼。

成长,其实是一个开心且无法停止的过程,请看本栏。

